

编译参考丛书

奇妙的新世界

(英) 奥尔德斯·赫胥黎 著

卢佩文 译

奇妙的新世界[†]

〔英〕奥尔德斯·赫胥黎

卢珮文译

内 部 材 料
注 意 保 存

《编译参考》丛书

奇妙的新世界

〔英〕 A·赫胥黎著

卢佩文译

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印

·
外文印刷厂印刷

1980年7月·北京

定价：0.80元

·
内部材料 翻印必究

关于本书及其作者

奥尔德斯·列奥纳德·赫胥黎 (Aldous Leonard Huxley 1894—1963) 是英国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著名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之孙。他系出名门，学识渊博，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都有很深造诣。《奇妙的新世界》是他最出名的科学幻想小说，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扎米亚金的《我们》一起被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此书在西方一直流行到今天，这个书名仍在报章上经常引用，成为以悲观主义的态度看待社会的未来的同义语。

赫胥黎对世界的政治潮流与应用科学一律采取悲观主义的态度。他的思想代表了西方上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不到人类社会前途的一种幻灭心理，是一反其祖父的进化论思想的一种反动思潮。他的晚年沉溺于印度哲学与神秘主义思想，不能自拔。

《奇妙的新世界》是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使得少数人有可能对大多数人实行绝对的统治，人从降生以前就被纳入了为少数人意志服务的轨道，从而绝对扼杀了个性自由，人变成了社会的工具，成了自动化的机器，成了行尸走肉。由于作者的生物学知识丰富，其许多设想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对现在的未来主义学派仍有相当的影响，但其根本思想方向则一贯受到进步思想家的驳斥，成为争论不休的主题。

舒 逊

第 一 章

一座矮墩墩的灰色楼房，高不过三十四层，大门上方几个字是“中伦敦孵化及条件规定中心”，盾形额饰上镌着世界国的国训：“共同、划一、稳定”。

一层楼那间极其宽敞的大房间窗户朝北。尽管室内是热带气温，但是，在窗外，整个夏天的气候一直很凉快。薄薄的光线直楞楞的从窗口往里窥探，急切想找见什么披着罩衫的勤杂人员和面色苍白、叫人起鸡皮疙瘩的学究，可是，只找到了实验室里用的玻璃的、镍的和微微泛着青光的陶瓷的器皿。暗淡的色彩互相陪衬着，格外显得暗淡。工作人员一律穿着白罩衣，戴着象尸体那种惨白颜色的橡皮手套。光线是凝固的、死沉沉的，犹如幽冥，只有从显微镜黄澄澄的管筒上它才借得一些活泼的生机。附着那些磨得蹭亮的管筒，它一道接一道在工作台上铺下了一长条油腻腻的光亮。

“这里，”督导员一面开门一面说，“是授精室。”

孵化及条件规定中心督导员进来的时候，三百名授精员正俯身在各自的仪器旁聚精会神地工作，有的安静得连粗气也不敢出，有的下意识地低声哼着什么或者喃喃自语。一批年纪很轻、红润润简直还乳臭未干的新到的学生跟在主任后面，怯生生地，几乎有点畏葸。他们个个手里拿着笔记本，只要那位大人物一开口说话，马上就拚命往本上记。直接听权威说话，是难得的幸运。每当有新的学生到来，中伦敦孵条中心督导员总要亲自带他们到各部门走一圈，这已成了规矩。

他总要向他们说明：“不过是让你们有个一般的概念。”因为，如果要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当然得让他们有某种一般的概念——虽然，如果要成为优秀、幸福的社会成员的话，他们头脑中的一般概念就要尽可能的少。谁都知道，美德和幸福来源于个别性，一般性是免不了与知识俱来的弊病的。构成社会中坚的不是哲学家，而是拉钢丝锯的人和集邮家。

“明天，”他还要以微露威严的和蔼的神气向他们微笑着说，“你们就要安顿下来认真开始工作了，没有时间花在了了解一般上了。同时……”

同时，这是幸运。把权威亲口说出来的话直接记录下来。小伙子们的笔忙得不亦乐乎。

个子高高的、虽然比较瘦但是身材笔挺的督导员走进了房间。他长长的下巴，一嘴暴得相当厉害的大牙，不说话的时候，肥厚的嘴唇刚刚够把它包住。年龄是老是轻？三十？五十？还是五十五？很难说。反正也没有人问这个问题。在这个稳定的年头——福特纪元六三二年^①，你是想不到问这个问题的。

“我要从头开始，”解条中心督导员说。比较虔诚的学生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意图：**从头开始**。他手一挥：“这些是孵化器。”接着，他打开了一扇绝缘门，里面，一层层架子上摆着编号的试管。“这些是供本星期用的卵，”他说明，“以血液温度保存。”他又打开了一扇门，“但是雄性配子必须保持在三十五度，用三十七度不行。要是用了正常血液温度的话

① “福特纪元(A.F.)”。西历耶稣纪元(A.D.)以耶稣诞生之年为第一年开始编年，本书所描写的幻想国“世界国”循此例以其“创始人”福特诞生之年开始编年。

就会不育。”公羊在生热作用期间是不能使母羊怀羊羔的。

仍然背靠着孵化器，他向他们扼要讲解了现代授精处理过程。一支支铅笔在纸上潦草地涂抹着。首先当然是讲手术的意义——“接受手术是自愿的，是为了社会的利益，更别提可以领到相当于六个月工资的补助费这一点了。”接着，对如何使切除下来的卵巢保持生命和继续发育的技术作了一番介绍，顺下来就谈到对最适温度、盐度和粘度的考虑，再谈一谈保存已排出的成熟卵的液体。然后，他领着这些弟子到工作台旁边实际看看这种液体如何从试管里吸出来，一滴一滴地滴在显微镜下经过特殊加温的玻璃片上；如何检验液体内包含着的卵是否正常；如何计算卵的数目并把它倒进一个有孔的贮器，这个贮器如何浸入有精虫在其中自由游动的温和的、稠稠的液体（他也带着他们观看了这个操作过程），他说这种精液内精虫的最低密度是每平方厘米十万个；如何在十分钟以后把贮器从精液里提出来再次检验它的内容；如何在发现还有卵尚未受精时把它再浸入精液以及在必要时再泡上一次；受精卵如何再装进孵化器。在孵化器里，阿尔法卵和贝塔卵一直要留到最后装瓶，伽马卵、德尔塔卵和埃普赛隆卵^①则只经过三十六小时就要重新取出来进行布卡诺夫斯基处理。

“布卡诺夫斯基处理，”督导师重复一遍。学生们在小本子上这几个字的下面加了一道杠。

一个卵，一个胚胎，一个人——这是正常的发育过程。但是，经过布卡诺夫斯基处理，卵能发芽，能繁殖，能分裂。萌

① 阿尔法 (ALPHA)、贝塔 (BETA)、伽马 (GAMMA)、德尔塔 (DELTA) 和埃普赛隆 (EPSILON) 为希腊字母的头五个字，相当于英文的 A、B、C、D、E。

出的芽最少八个，最多九十六个，每一瓣芽都能发育成为一个组织完全的胚胎，每个胚胎都能发育成为一个体格正常的人。以前只能一个一个的生，现在一次就能生九十六个。这是进步。

“实质上，”解条中心督导员说，“布卡诺夫斯基处理是对发育进行一系列的抑制。我们抑制正常的生长，结果，说也奇怪，卵的反应是发出芽来。”

反应是发芽。铅笔忙碌着。

他用手指了一指。在一条运行极慢的传送带上，满满的一架试管正在缓缓移进一个大型金属箱，另外一满架试管正在从箱子的另一头缓缓出来。机器轻轻地咕噜着。督导员告诉学生，试管通过箱子需要八分钟。卵能够经受X射线强烈照射的时间最多是八分钟左右。少数的卵死亡了，其余的发了芽，反应最迟钝的是发两个芽，多数是四个，有的能发八个。这些卵再装进孵化器，在那里育芽，两天后又突然降温，一降温就抑制了发育。两个、四个、八个，芽上又发芽。接着，加进酒精，把它们泡得死去活来，结果又爆芽了。这以后就让这些芽——芽上的芽的芽——太平地去发育了，要是再加抑制的话，一般就活不了了。到了这个时候，原来的卵就能顺当地发育成八个到九十六个胚胎——这是对自然的一个非凡的改进，你想必会承认。完全相同的孪生儿——不过不象从前那个胎生时代那样一个卵偶然分裂成一胎两个或者三个那么小意思，而是一次几十个、上百个。

“上百个，”督导员再说一遍，双臂一伸，好象在广布恩泽似的。“上百个呵。”

可是有一个学生居然笨到问好处在哪里。

“好孩子！”督导员忽地转身向他。“你难道还不懂？不

懂？”他一面问，一面举起了一只手，表情庄严。“布卡诺夫斯基法是使社会达到稳定的主要手段之一！”

使社会达到稳定的主要手段。

标准的男人和女人，每一批的规格划一。一枚卵，经过布卡诺夫斯基处理，它的产物就能把一个小工厂的工人配备齐全。

“九十六个完全相同的孪生人操纵着九十六台完全相同的机器！”声音热烈得几乎带着颤。“我们真正懂得了自己该怎么做。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他引用了全球国家的国训：

“共同、划一、稳定”。金玉良言。“要是我们能够无限制地应用布卡诺夫斯基法，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用伽马人标准划一、德尔塔人毫无差异、埃普赛隆人规格一致的办法来解决。千千万万完全相同的孪生人。大批生产的原则终于应用在生物学上了。

“可惜啊！”督导师摇摇头，“我们**无法**无限制地应用布卡诺夫斯基法。”

看来九十六个已经是到了极限，平均七十二个就算很不错了。用一个卵巢，配上同一男性的配子，尽可能多地一批接一批制造出每批规格相同的孪生人——这是他们能够达到的最佳成绩（可惜只是退而求其次的最佳成绩）。而且，取得这样的成绩也是不易的。

“因为，按照自然发育，两百个卵达到成熟需要三十年。但是我们的任务是现在就要使人口定下来。分二十多年零零碎碎出来一些孪生人，有什么用？”

显然毫无用处。不过，因为应用了波德斯奈普技术，成熟过程已经大大加速了。他们已经有把握在两年的时间里使至少一百五十个卵达到成熟。通过授精和布卡诺夫斯基处理——换句话说就是用七十二来乘——平均能得到一百五十批每批完全

相同的孪生儿，共一万一千个兄弟姐妹，年龄都一样——相差不超过两岁。

“我们偶而能用一个卵巢生产出一万五千多个。”

一位头发浓密、血色很好的年轻人在旁边走过。“福斯特先生，”督导员唤了一声。血色很好的年轻人过来了。“请问卵巢的最高生产纪录是多少，福斯特先生？”

“在我们这个中心是一万六千零一十二个，”福斯特先生想也用不着想。他说话急促，蓝眼睛炯炯有神，对要他背数字显然很高兴。“一万六千零一十二个，分一百八十九批同样的孪生儿。但是热带有些中心当然干得更出色得多。”他滔滔不绝。“新加坡的产量常常超过一万六千五百个，蒙巴沙实际上已经突破一万七千大关。不过，他们的条件好。黑人卵巢对垂体的那种反应你真没瞧见过！用惯了欧洲材料的人见了准要吃惊。但是，”他笑了一声（双目露出不服气的神情，下巴一翘，象是向谁挑战），“但是我们只要有可能就要把他们比下去。现在我手上在搞一个德尔塔(+)卵巢，非常出色，只有十八个月大就已经有了一万二千七百多个孩子了，包括已经出瓶的和已经成了胚胎的，可是它还在继续发育。我们要把他们比下去。”

“我喜欢这种精神！”督导员称赞说，拍拍福斯特先生的肩膀。“跟我们一起来，向小伙子们谈谈你的专家知识。”

福斯特先生露出谦虚的笑容，说声“遵命”，随着他们一起走。

装瓶室里一片忙碌而有节奏、紧张而有秩序的气氛。

切成一定大小的一片片母牛腹腔膜由小型升降机从下层地下室器官库里托送上来。滋——克擦！升降孵化器的门一下子打开了，装瓶员一伸手就取出一片薄膜，塞进瓶子，把它抹

平。还没等到这个已经装了薄膜的瓶子在无尽头的传送带上走到一臂之远，滋——克擦！又一片腹腔膜从下面冒上来了，准备装入在带上陆续不断缓缓传来的下一个瓶子。

装瓶员的旁边站着验收员。瓶子一个个传来，卵一个个从试管移入这个较大的容器；瓶内的薄膜飞快地被剖开，把桑椹胚嵌进去，灌入盐水……瓶子传过去了，下一步是标签员的事情了。遗传、受精日期、布卡诺夫斯基处理编组——种种详细记录都从试管转移到了瓶上。长列的瓶子这时已经不再是无名无姓，而是既有名字又有身份了。它们继续向前蠕动，从墙上的一个窗口缓缓地进了社会定向分配室。

“八十立方米的索引卡片，”福斯特先生在大家进去的时候得意地说。

“有关情况**全部**都在这里了，”督导员补充。

“天天上午都把最新情况加进去。”

“天天下午统一调度。”

“他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计算。”

“数量多少多少，质量如此这般，”福斯特先生说。

“分配批发量是这般如此”。

“随时能算出最适宜的出瓶率。”

“没有预见到的消耗立刻就能补足。”

“立刻补足，”福斯特先生随声跟了一句。“要知道上次日本地震后我加了多少钟点的班！”他发出愉快的笑声，晃了晃脑袋。

“定向分配员把数字通知授精员。”

“授精员把他们要的胚胎送过来。”

“瓶子送到这里来是为了预先作具体的分配。”

“分配好了就送进胚胎库。”

“现在我们就到那里去。”

福斯特先生推开一扇门，带着大家从一座楼梯走向地下室。

气温同样是热带似的闷热。越往下走，光线越暗。进入地下室之前要经过两道门和一条拐了两个弯的甬道，这是为了不让一丝日光透进室内。

“胚胎就象照相胶卷，”福斯特先生在推开第二道门的时候风趣地说，“只受得住红光。”

其实，学生们跟随着他跨进去的那一片令人发闷的阴霾仍然可以让人分辨得清物体，颜色象夏日下午你闭上了眼睛所看到的那种暗沉沉的深红色。连绵不断的一排排和一层层瓶子上犹如有无数的红宝石在闪光，在光闪闪的红宝石之间，移动着一些男人和女人的幽暗的红色的身影，他们的眼睛泛着紫色，脸上活象狼疮病人。空气中微微震荡着机器的嗡嗡声。

“你给他们说几个数字吧，福斯特先生，”督导员说。他已经懒得说话了。

福斯特先生当然很乐于给他们说几个数字。

房间长二百二十米，宽二百米，高十米。他朝上一指。象小鸡饮水似的，学生们仰起脑袋，眼望着高高的天花板。

架子有三层：底层、一层廊、二层廊。

一层叠一层的钢架象蛛网一样向四面八方伸展出去，渐渐地在远处被黑暗所吞没。在靠近他们的地方有三个红色幽灵正忙着从一架从社会定向分配室通下来的自动楼梯上把一些细颈瓶往下搬。

有十五个架子可以放这些瓶子。虽然你一眼看不出来，但是这些架子每一架都是传送带，以每小时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厘米的速度运行，一天八米，共运行二百六十七天，总计二千一

百三十六米。沿着底层运行一圈，沿一层廊运行一圈，沿二层廊运行半圈，到第二百六十七天的早晨，就可以进出瓶室见天日了。那时叫做独立存在。

“不过，”福斯特先生收尾说，“在这中间我们要对他们做许多事情。嘿，事情多得很哪！”他的笑声带着内行和得意的味道。

“我喜欢这种精神，”督导员再次称赞说。“我们走一圈吧。你把什么都对他们说说，福斯特先生。”

福斯特先生称职地向他们作了讲解。

他告诉他们胚胎怎么在腹腔膜的壁上发育，让他们尝尝喂胚胎的营养丰富的血液代用品，向他们解释为什么必须用胎盘和甲状腺素刺激胚胎和为什么要用黄体素，领他们看从零米到二〇四〇米每隔十二米就自动给胚胎注射的喷射器，向他们说明在胎儿的最后九十米路程中怎么逐渐增加垂体的剂量以及每一个瓶到了一百一十米的地方如何就要象在腹中一样用人工加以转动，带他们看血液代用品贮藏缶、离心泵——这种泵使血液代用品不断流过胎盘和通过人造肺——和废杂质过滤器。他还谈到，令人操心的是胚胎容易得贫血症，得了这个毛病就得大量喂猪肚精和马胎肝。

他指给他们看，在走到每八米的最后两米的时候，架子同时把所有的胚胎都晃动起来。这种简单的办法是用来使它们习惯于运动。他暗示了所谓“出瓶的痛苦”的严重性，指出要采取哪些预防措施对瓶里的胎儿进行适当的锻炼，尽量减少那种危险的震动。他告诉他们，一过二百米就要检验性别，标明性别的记号是男的画个T字，女性画个O，预定要成为不孕女性的胎儿则打上个问号，黑字写在白纸上。

“因为，”福斯特先生说，“就绝大多数人说来，生育不

过是一桩麻烦事。一千两百个卵巢中间有一个能受孕的确已经完全够我们用的了。不过我们愿意有充分的选择余地，何况总得留下宽裕的退步保险。所以，我们让百分之三十的女胎正常发育，其余的女胎在以后的路程中每隔二十四米就给一剂男性激素，到最后出瓶的时候就是不孕的女性，从结构上说相当正常（“不过，”他不得不承认，“她们的确有那么一点儿爱长胡须”），就是不会怀孕而已。保证不孕。有了这个保证，”福斯特先生继续说道，“我们终于摆脱了仅仅是奴隶般模仿自然的境地，跨入了更有意思得多的世界——能够发明人的世界。”

他搓搓手。当然，他们并不满足于仅仅孵出胎儿，因为那是无论哪一条母牛也都能办到的事。

“我们还要做定向分配和条件规定的工作。我们的婴儿在出瓶的时候就已经是社会化了的人，他们或是阿尔法人，或是埃普赛隆人，或是未来的通阴沟工人，或是未来的……”他想说“未来的世界主控员”，可是改了口，说了个“未来的孵化督导员”。

对这句恭维，孵条中心督导员报以微笑。

他们走到了十一号架三百二十米的地方。一个年青的贝塔（-）机械师拿着螺丝起子和板子正在一个经过他面前的瓶子的血液代用品泵上忙碌着。电动泵的嗡嗡声中夹杂着拧动螺丝的吱吱声。往下拧，再往下拧……最后再来一下。他看了看转速计，行了。往前跨了两步，在下一个瓶子的电动泵上，他又开始了同样的动作。

“减少每分钟的循环速度，”福斯特先生解释。“让血液代用品流得慢些，这样，经过肺部的间隔时间就长些，胚胎得到的氧气也就少些。要使胚胎老感到不自在的最好办法是缺氧。”他又搓起手来了。

“为什么要让胚胎老感到不自在？”一个老实头学生问。

“笨货！”好久没说话的督导员开了口。“埃普赛隆胎不但有埃普赛隆的遗传，还必须有埃普赛隆人的环境，你难道没想过？”

他显然没有想过，满脸惶恐。

“种姓越低，”福斯特先生说，“给氧越少。”首先受影响的器官是脑，其次是骨骼。给氧如果是正常标准的百分之七十，出来的是侏儒，低于百分之七十，是没有眼睛的怪物。

“那种东西一点用处也没有，”福斯特先生的结论。

但是（他的声音变得至诚热切起来了），要是能找到缩短成熟期的技术，那该是多大的胜利，对社会该有多大的好处！

“想一想马。”

他们开始想马。

六岁就成年了；象是十岁成年。可是人到了十三岁，性还不成熟，一直要到二十岁才发育健全。当然，人的智慧是发育过程长的果实。

“但是在埃普赛隆身上我们不需要智慧，”福斯特先生说，很有道理。

既然不需要，就不给。但是，埃普赛隆的头脑虽然到十岁就成熟了，他们的身体都要到十八岁才适于劳动。这么些年的幼年期是多余，是浪费。如果体格发育快些，譬如说一直快到同牛一样，那对共体说来节约有多大！

“太大了！”学生们同声感叹。福斯特先生的热情有传染性。

他转入了比较实际的态度，说到使人的生长过程变得如此缓慢的内分泌异常调节，还假定其原因是一种萌芽期的突变。能不能想法抵消这种萌芽期突变的作用呢？能不能找到一种适

当的技术，使埃普赛隆胚胎倒退到狗和牛的那种正常状态？问题就在这里。还没有解决。

蒙巴沙的皮尔金敦造出过一些四岁达到性成熟、六岁半达到发育完全的人。这是科学的胜利，但是对社会毫无用处，六岁半的男人和女人笨到了连埃普赛隆人的劳动都干不了。而且，这个方法走极端的方法：要就是什么都改造不了，要就是整个儿都改造。现在他们还在寻找在二十岁的成年人与六岁的成年人之间的理想的折衷方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功。福斯特先生又叹气，又摇头。

在暗沉沉的红影里，他们东张西望走近了九号架的第一百七十米处。从这里再往前，九号架就封闭了，瓶子要在一条类似隧道的甬道里走完它们其余的路程。甬道的一路上有几个两三米宽的缺口。

“培植耐热条件，”福斯特先生说。

一段段甬道冷热相间。降温的时候用强烈的X光射线，极不舒服。胎儿在出瓶的时候要经受一阵严寒。按照定向分配，他们将要移居热带当矿工、缫丝工和钢铁工。出瓶以后，还要使他们的头脑拥护他们的肉体感觉的好恶。“我们给他们规定的条件是使他们在高温下如鱼得水，”福斯特先生最后说。

“我们楼上的同事将教会他们爱高温。”

“这个，”督导员插话，字字掷地有声，“就是幸福和美德的秘密——该干什么就喜欢什么。所有的条件规定工作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使人们喜欢他们的不可逃避的社会归宿。”

在两段甬道之间的一个间隔处，一名护士正在小心翼翼地 把又细又长的注射针往她面前经过的一个瓶子的胶状液体里插。学生和带领他们的人站在旁边静静地看了一会儿。

“嗨，列宁娜，”等她终于拔出针头直起腰来的时候，福

斯特先生叫了一声。

姑娘吃了一惊，转过身来。尽管脸上象长了狼疮，两眼发紫，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她美貌出众。

“亨利，”她向他射出了红闪闪的微笑——牙齿如一排珊瑚。

“好极了，好极了，”督导员自言自语，在她肩上轻轻拍了两下，换到了一个比较恭敬的笑容。

“你给他们的是什么？”福斯特先生问，尽量拿出谈业务的声调。

“喔，常用的斑疹伤寒和睡眠症疫苗。”

“热带工人到了第一百五十米就开始打预防针，”福斯特先生向学生解释。“胚胎还保留着鳃。我们要使这些鱼对将来做人时候的疾病有免疫力。”说完，又转身向列宁娜，“今天下午五点差十分在屋顶，”他说，“照旧。”

“好极了，”督导员又一次说，最后轻轻拍了拍肩，跟上其他的人走了。

在十号架上，一排排下一代的化工工人正在接受耐铅，耐苛性钠、沥青和氯气的训练。一批火箭飞机机械师胎——共二百五十个——的第一个正在三号架上经过第一千一百米标尺。一种特殊的机械使他们的容器不停地打转。“为了加强他们的平衡感，”福斯特先生说明。“在半空中吊在火箭外面干检修工作容易头昏眼花。在他们头朝上的时候，我们减慢血液循环速度，让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到了两脚朝天，就加快循环。他们学得了头朝下脚朝上的愉快。事实上他们在倒立的时候确实感到开心。

“现在，”福斯特先生接着说，“我想带你们去看看对阿尔法（+）知识分子的条件规定工作，很有意思。五号架上有